

男性王

肖建国 著



7.5

男性王

肖建国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男性王
Nanxingwang

肖建国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
字数: 137,000 开本: 787×960 $\frac{1}{32}$ 印张: 8 $\frac{1}{4}$ 插页: 2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7,850

责任编辑: 安波舜 责任校对: 李守勤
封面设计: 刘君成

ISBN7-5313-0207-1/I·195 定价: 3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灶王庙附近的三个村落，忽而惶惶不安。有阴盛阳衰者，母鸡啼鸣，少女不育；有突遭雷击塌桥断路者，死人，人亦死沉沉……于是，村民们抢起庙王爷，想独尊神明以便调节偶机与失落。一“王”断为三截。“上王”为头，“中王”为身，“下王”为腰连带着“鸟崽崽”。三“王”演绎出三个故事，各个意味深长。理性，宗教，迷信，智慧，从其背景和微妙的人际关系中，作者刻划出中国农民蜕变时期的文化心理结构……

BK83/01



作者简介 肖建国，男，1952年10月生于湖南省嘉禾县城。1967年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，后当过卷烟工人、锅炉工人、刊物编辑。在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又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期文讲所和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。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，1979年以来已发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、中篇小说九部，主要有《中锋王大保》、《汪洋塘的传说》、《空山老屋》、《鬼屋》、《拳师》等，其中《左撇子球王》曾获“青春小说奖”。

中国作协会员，作协湖南分会理事。

目 录

第一部 中 王

第二部 男性王

第三部 上上王

后 记

中 王

一

有一个夜晚，神堂湾的村民们做了一件庄严而又荒唐的事情。

他们抢回来一个“中王”。

他们不知怎么听说了，外村人要上天角岭抢庙王爷。这还得了！天角岭的庙王爷天生地长，是福底这一方土地和百姓的。你抢得，我们就不晓得抢么？先下手为强。一声吆唤，神堂湾的村民们连夜就悄悄出了村。天角岭在神堂湾的东南方向，离村不过九里，穿峒过桥，走一道漫坡，到凉亭下。拐过凉亭，一仰头，庙王爷的全身像在淡青色天幕衬托下看得清清朗朗了。可是同时也就看到了，有两队人影，一左一右已经逼近庙王爷。打头的毛狗嗥吼一声，三扑两跳，抢近前去，剪开双臂猛力抱住庙王爷腰身。他张眼看时，也有另外两个人抱住了庙王爷的上身与下身。那两人，一为坦泉村，一为横塘坳。三人各抱一段，象蚂蟥一样吸附在

上面，都不相让。幸得是菩萨身子天生成的三截石料做成，分为上、中、下。这事就好办点。几个年长的坐到一起，抽完几筒烟，便说好了：各村背回去自己抢到的那一截菩萨身子。（阿弥陀佛！菩萨大慈大悲，请别怪罪！）

神堂湾抢到的是庙王爷的腰身。

他们尊这宝贝为“中王”。

中王搬到了村前头的蛇形淖子。蛇形淖子是一座小土坡，前宽后窄，方圆也就三四分地。土坡上有十来菟檀树，十来菟黄杨，十来菟白枫树，还有几十菟酸枣，错错落落、稀稀朗朗地长着。都不高，也不直不粗，却都枯俊，虬劲，树皮焦黑，枝叶墨绿。地下一蓬一蓬地丛生着萱草、蓬蒿、莎草、马鞭草、洗手香，青青葱葱，青里带紫。土坡象一个小岛，三面都是水田，西面一条窄径斜斜地连住村口的大路。大路穿嶂过峡，转东转西，一直通向了山外。这块地方，是因了形如蛇脑而得名的。据说，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地生给取了这个地名以后，蛇形淖子香火一时盛了起来。后来便衰了。再后来又盛了。又衰了。六十年一盛衰，百二十年一轮回，便给这一带百姓遗下许多怪秘奇诡的传说，也给这一带百姓许多充满魅力的向往。

蛇形淖子荒废有很多年了。

然而人们抢到了中王，不用谁指挥，不知不

觉地就走到了这里来。

放下中王，一个个精神松弛下来，都端平了头，耸动鼻翼，吸进一口清晨清凉而又潮润的空气。每个人都感到了一种兴奋和畅快。

忽然一个人想到了一件事情。接着所有的人也都想到了。便都惊惊惶惶地叫出声：

“咦呀——”

他们没有告诉兴德爷，没有经他的同意，就去做了这件事。

人们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慌。静默了一阵，有人说：“要去跟他讲一声！”

很多人立即响应：“对的，对的！要讲一声！”

哪个去讲呢？

“时禄哥，”那人喊道，“这要请你出下马！”

时禄窸窸窣窣站起来，点点头，绕过人群，慢慢地在水沟里洗了脚，慢慢往湾里走。

兴德爷不在家，大门却开着。时禄喊了一声，没听见有人答应，便低了头一步一步地往上面走。上完石阶，横过空坪，正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地往屋里去，却不防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哼唧着紧贴墙脚撞过来，擦着他的脚跟往里头一窜，把时禄带得往前一跌，圈心也吓得一冲。他赶忙背靠门扇伸直腰，定定神神一看：一头肥猪。

时禄绷起了喉咙骂着：“你这死猪你这死猪……”

“是哪个？清晨巴早就冲我屋里骂猪？”

外头有人搭腔。时禄转过脸，嘿地一笑：

“兴德爷啊！”

接着双眼一亮：“嗨呀，团鱼！”

兴德爷象截树桩一样堵在门外，两只裤脚扎得一高一低，双腿劈开，肩头的锄头木把下面，吊着一只圆圆滚滚的团鱼。

时禄问：“水库里捉的？”

“水库大坝下边捡的。”

“好财气！”

“好财气！”

兴德爷顺下锄头，一手勾了团鱼，一手捡起一把镰刀朝堂屋中间砸去，又一阵“嗨吡嗨吡”，那肥猪便慢慢横过身子，肚皮一荡一荡地踱过来，从他们跟前出去了。

“屋里坐哪！”

兴德爷招呼时禄。他把团鱼丢在桶里，进屋去拿出刀和丁板，摆在门口石墩上，准备剖团鱼。又舀出半盆清水，不用毛巾，双手合掌捧起水窸窣窸窣地往脸上扑，声音很响。

他的心情很好。

时禄知道，在这种时候，有什么事但说无妨，很容易进油盐。想了想，便搭搭讪讪地说：

“嗨，昨夜里一夜没睡。”

兴德爷问：“做什么一夜不睡？”

“哼，做了一件蠢事！”

“你会做蠢事？”

“是一件蠢事哩！”

时禄就把昨天夜里，如何听到说上湾里下湾里几个村子的人要上天角岭抢庙王爷，本湾里的人如何聚集拢来，如何气愤，如何议论纷纷，自己又如何挡住了要来找兴德爷的村民们，如何代兴德爷作了一个主——这些事情，讲述一遍。讲得口角涌出白沫。

兴德爷听得兴起，几下揩干脸，耸起眼睛问道：“你们当晚就上了山？”

“当晚就去了！”

“抢回来了？”

“当然抢回来了。抢回来一截腰身。我不讲做了一件蠢事嘛！不过说到底也是为神堂湾、为你老人家争到了这口气哪！”

兴德爷塌起了眉梭骨问：“听说天角岭的庙王爷蛮灵？”

“嗨——那是讲起灵。几坨石头，会有什么灵罗！”

兴德爷正经道：“是蛮多人讲，蛮多人信哩！”

“他们要信，那也是以前。现在庙王爷一个身子分开摆在了三处地方，还会有哪个信！”

兴德爷点头：“是也是的！”

他们突然听到一种爪子刮抓木桶壁的声音，

便都摆过了头去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肥猪又转回来了，将肥实蠢大的身躯耸在水桶旁边。桶里的团鱼感受到了一种胁迫，便用脚爪抓擦桶壁，想要逃出桶外。两人盯着看了一会，不作声，也将一种威胁传送过去。肥猪感觉到了。不哼不哈，吃力地绕水桶转了个半圆，蹒跚而去。

时禄说：“那这样罗，等下我喊他们把菩萨送回去。”

兴德爷端起半盆水朝坪里用力泼掉，说：“抢了就抢了。抢回来还送什么——不送！”

“你是说让它去罗？”

“让它去！”

“那我就不陪了！”

“走什么！——吃了团鱼去！”

“他们都在蛇形淖子那里，不敢走开，等你的回话哪！我要先去打个转！”

“打转来罗，我等你，时禄哥啊——”

“会来，会来。你进去，兴德爷哎——”

时禄走远了。

兴德爷没有马上进去，还在门口石阶上站了一阵。晨风象泥鳅一样溜软顽劣，撩拨着颈根，好舒服。

二

兴德爷还不老，还不到六十岁。可是湾里人

都叫他“兴德爷”。大人、小孩、老婆婆、新媳妇，干部、教师，工匠师傅、做生意的，都这样叫。

兴德爷是村长。

他这村长当得有年头了。村里十多岁的、二十多岁的、三十多岁的，还有快四十岁的，从懂事时候起，就记得他是在当村长了。这些年来，村长变作社长，又变成队长，和其他的什么长。但村里人一直只认他是村长。兴德爷南人北相，块头很大。窗框脸，窝眼睛，高颧骨，厚嘴唇，一双手巴掌伸出来有簸箕大。他比一般的人都要高出一个头。墟场上千人万人，隔很远就一眼可以看到他。腊月天气屋檐下吊下冰凌，别人要举竹棍去敲，他踮一踮脚，伸手就摘到了。身大力不亏。他的力气大得吓人。挑担，两担叠作一担挑；背树，别人两人抬一根，他一个人扛上肩就走；秋田，田里稻谷收尽了，一张打谷机，他兜底举高托放在肩背上，一颠一颠就回湾里来了。当然，他是村长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毕竟有限。但是他什么事情都做过。人人都知道他力气很大。人们都记得，村长从来就是雄堂堂威凛凛的。土改时候，兴德爷屁股后头扯一队人，把田里、土里、山里的界碑都拔出来，百多两百斤的界碑，他一个人双手凌空搂起，一块一块过丢。五八年大炼钢铁，他把自家一墩铁砧带头捐献出

来，然后把全湾里的铁锅、铁盆、铁勺、铁丝、铁三角架、铁门扣、码钉、牛尾锁、铁钟……搜集拢倾进了炼铁炉。破四旧更显出了他的决心。湾东边的庙拆了，菩萨毁了。家家户户的神龛，都用红砖拌灰浆封严了。墙壁上绘着的神像，屋檐头凸翘起的龙头，床铺架上镂刻的彩凤，朝门口威势赫赫的两尊石狮，都凿了，铲了，敲了，砸了。凿不动铲不脱的，买来雷管炸药，点一炮炸得粉碎。

兴德爷是村长，可是很少有在家里坐着的时候。除了出外办事，其他日子，不管天晴刮风，落雨落雪，他都在田峒里转。他扛一把锄头（好大的锄头），穿一双塑料凉鞋（冷天气就穿长统套鞋），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，清早出门，夜黑归。他一条田埂一条田埂地走过去。哪里被泥鳅黄鳝钻穿了洞眼，挖几锄土，塞死。哪里摊了一堆牛屎狗屎，铲到田里去。小沟小渠给水草烂泥淤塞了，清干净。哪里桥垮了，路烂了，石板塌了，修好扶正。有时候他也会在好好的田埂边上瞪眼站一会。那是他发现一个泥鳅眼了。他只消甩上一眼，立即就判断出了泥鳅有好大，朝哪个方向钻进去的，钻了有好深。便甩掉凉鞋，踩下水田里去，用右手食指探进泥鳅眼，一蠕一蠕慢慢往里钻。指尖触到泥鳅尾巴了，溜须须的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左手插进泥里包抄过去，哗一声起水，一

条活跳跳的泥鳅就暴露在泥面上了。兴德爷捉鱼的本事很大，湾里人都说他很“巴腥”。他看到田里一个小眼，就知道是进眼还是出眼，知道里面是埋了泥鳅，还是黄鳝，或是水蛇、蚂蟥。他的眼睛比别人都尖。别人在那里过来过去，都没有看见。他扫一眼，就看到了。一下水，就肯定提上来一条，或泥鳅，或黄鳝，十拿十稳。所以他每天从田峒里转回来的时候，锄头把上就吊了一串用狗尾巴草穿了腮的泥鳅黄鳝。进屋不久，他家灶屋里就响起嗞啦嗞啦爆炒鳅鱼的声音，同时有一股香味就喷出来，香满村巷……

扛一把锄头，蹬一双凉鞋，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，锄头把上吊一串用狗尾巴草穿起的鳅鱼黄鳝，风里雨里地在田峒里走——湾里人提起村长，立即就想到这样一个形象。

兴德爷这村长是当得有年头了。他把这一块地盘经营得熟透了。

兴德爷实在是个十分尽职的村长。但凡上头下了指示，无不尽力贯彻操办。然而除了搞运动，抓斗争，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？

这几年他却办成了值得一提的两件大事。

一件事是修水库。

那年闹旱灾。神堂湾的地势，是个簸箕型，一边高一边低。高处是万叠山岭，低处有千亩良田。万山丛中只有瘦瘦的一条溪水蜿蜒穿行。天

不下雨，溪水一干涸，千亩良田就都成了高岸田，坦裸着让太阳干晒。因此，这地方常常干旱。那年，一晒晒了六十四天，田里的拆开得象牛胯。好多人家都只收回了几把稻草。有的人家连稻草也没有收回——懒劳得那个神，不要了。没有收到粮食，全湾里好象给大火过了一道，一片焦萎，看不到活气。兴德爷嚼着政府拨来的救济粮、返销粮，没有一点味道。人就这样过着真是太没有味道了。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一下呢！其实，只要在背冈岭上修一座水库，就行了的。兴德爷狠了心，要在背冈岭上修座水库。

要修水库，光靠自己湾里的力量，无论如何也不够的。兴德爷把时禄请回湾里来（那时候时禄还在一个小学教书，还没有退休），两个人商量了一个晚上，给县里打了一个报告，请求解决一些资金和技术。报告送上去，一等半月无回音。兴德爷等得卵扯，一打听，说是县里这类报告接得多哩，哪里顾得过来。兴德爷连夜上路，大步大步走了一百多里，到县城时城里人才刚刚吃完早饭不久。他到县政府去找县长。年轻干事拦住他，说，正在开县长办公会，不见客。他待了一会，想一想，县长们都在这里，不是正好么？就鼓了鼓气，拍掌敲开会议室的门，一头闯了进去。他直板板地耸在会议室中间，不管不顾，转动着脑壳就说起来：神堂湾如何地势，如

何旱灾，农民们如何遭灾受害，如何采蕨根磨粉做粑粑充饥，如何卖掉鸡婆跑六十里路挑返销粮……说到后来，伤心动怀，声泪俱下，语不成调。在座的县长个个动容。

这天的县长办公会，正巧是研究水利问题。县长当即决定：会议拉到现场去开。于是，兴德爷就作了向导，坐在面包车的前座上，引着县长们到了神堂湾。县长们顶着烈日踏勘过现场，在饭桌上就拍了板，都同意了给神堂湾一些资金，并通知水利局提供全部技术资料。

兴德爷喊拢湾里的人开了个大会。开过会，就卷起铺盖一担挑着，带头上了背冈岭。他这次把全湾的人都督上了阵。山上用杉条树皮搭起窝棚。天光做事，夜了，中壮年汉子就在窝棚里蹉掬腿困一觉，老人、妇女、小孩，回湾去。见天一早，兴德爷从山上下到湾里，筛锣闹醒大家。兴德爷知道，这大坝无论如何要在来年浸种育秧以前筑好。到时候完不了工，各自回家整田下种，人心一散，再要箍拢来就难了；而且，大坝筑到上不上下不下，端午水一暴发，只会前功尽弃。他把道理给大家讲了，自己拼出命来干，也催人人拼命干。

兴德爷真正是拼了命干了。他是整个工程的指挥长，一千多两千人，要由他调摆。每天还要到最苦的土方队当一个班。一个人做了两个人、